

鐘樓下的一羣

「大學本部學生——醫學生交流」

由於地理上阻隔的關係，醫學生通常甚少到大學本部，因而本部學生與醫學生之間產生了不必要的誤會和隔膜。不但在地理方面，甚至在學生方面，香港大學亦分為兩大壁壘。要打破這些阻隔，除了各位同學多參與本部方面的活動外，啓思和學苑遂分別向醫學生和本部學生介紹他們以外的一羣。



在這個專輯內，我們將通過座談會和特稿向大家粗略地簡介大學本部各院系同學的生活。但由於時間上、篇幅上和各院系複雜結構的因素，我們不能告訴大家詳細的情形，希望各位同學能得到一個輪廓，至於深入的細節，將有待各位多和本部同學交流了。

(原定包括在這個專輯內的問卷，由於學苑方面未能配合，今期未能刊出。)

座談會

時間：三月十一日

下午七時半至十時半

地點：學生會「班房」(Class room)

發言者：黃嘉樂(工業工程二)，鍾全明(理二)，吳永順(建築二)，陳敏娟(文二)，袁淑琴(法一)，黎安國(社二)，黃詠琴(文一)，譚劍明(醫二)

主持：鍾子光(啓思)，黃詠琴(學苑)，譚劍明(學苑)

(按：有學醫學生生活的部份，將在學苑刊登。本文內容由編委會負責。本文意見純屬個人觀感，並非代表整個院系。)

整理：啓思編委會

功課、競爭

問：各位同學，可否談談你們所受的功課壓力？

陳(文)：文科同學面對的功課通常是交 essay，無論那科都要交 essay，以我所知，英文系翻譯科的功課最頻密。我選讀中文、中央和政治科學，功課較少，但要看很多書，因為上課所得不多，引發了興趣後，自己到圖書館蒐集資料；功課可謂一點一滴地完成。

袁(法)：我們的競爭很大，八十來位同學讀的和看的都一樣，所以沒有甚麼可發揮的地方，很多人都是死唸死讀。同學下課後便到 Law Lib 翳位讀書，一直坐到晚上十時，生活較為呆板。

吳(建)：我對競爭兩字很感興趣，不知是比賽抑或是鬥高分呢？

袁(法)：因為我們上的科目是一樣的，所以當甲的第一科比乙差時，而第二及第三科也是的時候，甲很易知道他鬥不過乙，但如果甲只鬥乙一科，競爭便不明顯。競爭是有的，祇是同學不承認罷了。

吳(建)：我帶出這問題是因為我想說在建築系裏的競爭更大，我們班的人數更少。(一陣大笑)一年級只有五十五人，到二年級更分為 Architecture 和 Building 兩個 Stream，現在前者有四十五人，後者十二人。我們的功課每次都貼出來，所以不論高班或低班的同學都會見到你的分數，知道那個是最高分。這便對同學形成一種壓力——就是每次都要貨比貨。

問：我知道你們做 Project 的費用是自己掏出來的。聽聞很多同學會不惜花錢買好的畫紙等以求使功課做得更好，不知實情如何？

吳(建)：初入 Archi 時是會的，因為大家都不清楚。後來發覺最重要的是懂得用錢，不是鬥多錢。錢不是做好功課的要素，最主要還是肯用心思。

黃(工)：我們 Industrial Engineering 今年只有四十二人，大家一起上堂，讀同一科目。我們競爭不大，同學都相處融洽。

鍾(理)：理科一年級功課較輕，二年級的功課多少就得看所選修科目

。有些科目可以忙得不見天日，上數學科的每兩星期交一份 Assignment，一年共十二份，另外有兩個 Term Test。

上課

問：同學上堂抄筆記的情況是怎樣的？

陳(文)：通常是盡抄。有些科目祇需摘錄重點，但同學怕跟不上，多數盡抄。

黃(文)：至於 translation，通常是上堂派功課，我們很少將全部資料抄下，尤其是英文系常派 handout。

袁(法)：我們每科都有 handout，可說沒有了 handout，我們便無法生存。我們要讀的全可在檔案裏找到 Case Support，對講師所說的每句話，一定要找到 Case 支持，所以我們有很多 handout，抄筆記方面，除了 1st year 修讀的 Elements of Public Law in Legal System 一科因為容易抄，不明則回家翻書。

問：既看不明，那有沒有走堂的情形出現？

袁(法)：「較腳」嘛，有。(全場大笑)我班八十來人，最高紀錄是六十人，最低紀錄是三十人，測驗時大概有六十人。

吳(建)：我們不會全部抄足，但有些科目如 Architectural History，有時講師像新聞報導員一般鋪敘出使，有些同學猛抄，連所放的圖則都整個抄下。

鍾(理)：我們肯定要抄筆記，因為要考。

黃(工)：我們一些同學上課時不明講師所講的，但一味照抄，保證溫書時有筆記參考。

圖書館

問：你們多否到 Main Library?

黃(工)：如果是十月或一月，我們會常上拉記，因為有空位。

吳(建)：因為我們絕大部份時間都用在 Design 方面，所以多駐 Studio，少去 Library，除非有蒐集資料的需要；但我們 Library 所藏資料比 Main Lib 還豐富。我們圖書館氣氛非常緊張，剛派完功課，有些同學便立即到 Lib. 記搶書，那裏影印風氣頗盛。圖書館不是閒談之所，因為我們有 Studio 這全日開放的地方。

陳(文)：有些一年級同學要到六樓的 Language Centre 上 LAS Course (Language Analysis Section)，他們是經過了入學時的 LAS Test 時，被建議上去。

問：Medic Lib 和 Main Lib 的環境有很大差別，會否有同學嘗試比較？

黎(社)：我覺得這裏的圖書館很忙，人又擠擁，有衝功課的，亦有借書。但 Medic Lib 則非常寧靜，同學又專心。在 Main Campus 同學入圖書館多不是先找書，而是先翳位。他們比較多說話，有一次我坐在門口位，有七位同學向我攀談，使我無法專心讀書。

吳(建)：會不會 Medic 同學到圖書館是真的讀書，而這裏的同學有些是因為轉堂或下課時無更好去處，便到圖書館來。我想，兩者的心情是不同的。

譚(醫)：其實，Main Lib 可分層，若要讀書，便上五樓或三樓，如要傾談，可到二或四樓。蒐集資料的可到 Reserved Center。

袁(法)：聽了你們的說話後，我感到慚愧。你們雖說 Main Lib 不像樣，但如你到 Law Lib 來，便好像回到家裏閒談。好幾次高班同學呼籲改善，但他們自己也往往加入。不過，要呆看沉悶的 Law Report 也不是一件易事。

有點特別是，除一兩本殘舊的圖書可借過夜外，其他書本是不准外借的。

鐘樓下的一羣

功課量

問：你們的功課形式和密度是怎樣的？

黎(社)：我們的功課可算多，通常我們要準備 Tutorial Essay，一個學期要交兩篇文章，即 term paper 和 Tutorial paper。以 Social Work 來說，平均每星期要交一篇 Assignment，另外至少外出實習兩星期。

鍾(理)：我們主要做 Assignment，寫 Essay 較少。

工(黃)：我們要交的 Essays 很少，Industrial Engineering 交的論文算是最多，但每年都祇是兩三篇而已。每篇的準備時間約兩三星期。其他土木、電機、機械工程同學的功課主要是 Lab Report 和 Computer Programming。

陳(文)：和社科一樣，都是要準備 tutorial essay，我們要讀八張 Papers，要每張 Paper 要上幾個 Courses，而每個 Course 都是交 Term Essay，所以，到第二年暑假，同學可能就要準備二十來篇 Essays。另外，地理系的同學要做 Lab，要出外 Field Trip 至少十四日，而他們多數在暑假中進行。也有些 Course 是不用交 Essays，任由同學自己讀書。

袁(法)：我們的功課壓力主要是 tutorial。上 tutorials 的時候，老師會盡量問書，通常問到你答不到為止。所以造成最大壓力。另外，我們每年要交兩篇 term assignments，又有 term test，二、三年級同學又要寫暑假 essays。

吳(建)：我們的課程分 (Design) 和 Lecture 兩部份。而 Design 所佔的時間最多，Lecture 每星期只十堂而已，一年級每星期有一堂美術課，有一位美術老師會教他們。大體說來，我們要花很多時間，甚至開通宵，來苦思設計圖，另外，我們每年要交一篇 History Essay，一個學習報告(如城市規劃)，又每星期計一些關於 Structure 的數。根本沒有讀書時間，所以我們多是在考試前一星期才開始讀書。

黃(工)：我們有所謂三班聯會 (Joint Parts 亦即 Joint years)。同學參加三班聯會的活動比院會活動要多，參加學生會的活動便更少了。搞活動的同學祇屬少數，大多數同學都注重讀書，似乎對於院會和學生會的活動不甚留意。團結力在工業工程系來說尚好，比賽時總有人參加或替同學打氣。

黃(文)：文科方面，似乎參加活動的總是一小撮人，他們的熱誠未能感染其他同學。Fac. Soc. (Faculty Society) 的活動不經過系會 (Departmental Society) 便不能推行。團結方面我們較弱。一方面因為人數少，另一方面因為一年級的時候，同學祇需選擇三個 Courses，所以身邊的同學常變。但到了二年級和三年級，情形會好轉。因為同學已選定了科，時常會遇到同一班同學。

鍾(理)：我覺得同學不會主動積極地參加活動。除了一些活動如院會舉辦新舊交流週，也有二三百人參加，其他活動參加的人數則較少。

黎(社)：系會辦的活動不少，同學參予的也多。但我看不出那份團結性。不過，這亦很難期望過高，因為大家所修科目不同。說到 Fac. So. 和學生會間的聯繫，我倒會要求同學先走回 Fac. So，待 Sac. So 有了基礎，才去和學生會和其他院會建立關係。

袁(法)：局外人看我們很團結。但我們的同學，年齡差距很大(有些曾在律師樓任職)，所以有時同學間的溝通有些困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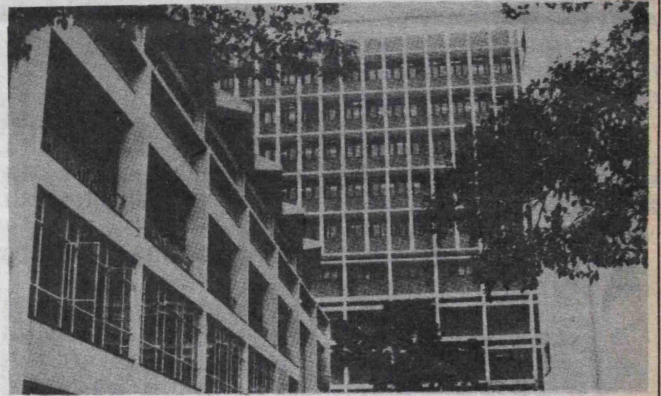
吳(建)：我們的活動多屬學術性和康樂性。參與的程度視乎活動的本質。比方是院會邀請系內教授演講，反應多數冷淡，但若是屬趣味的講座，參加人數可多至四五十人。迎新活動是每年最大和參予人數最多的節目。我們和學生會的關係不甚緊密。學生會幹事和時事委員會都找不到建築系學生。不過，系內同學是非常熟落的。

大仙

問：大學本部有大仙風氣嗎？

黎(社)：我聽聞建築系有一個迎新節目要新同學站出來，然後向他們提一些尖酸刻薄的問題，不知真相如何？

吳(建)：可能我們和醫科有着同樣的問題，就是他們在那裏實在太久了，最少讀了五年，有些傳統未有革命。現在五年班亦即五年前的一年班同學，在迎新時



一樣有企出來介紹自己的專長興趣，那些所謂大仙或高班同學倘若發現他們講錯或表現不遜，便會挫你銳氣，使你面目無光的下台，他們受到這些對付，難免潛意識的覺得自己也可這樣對待新生。會有這些人存在，但情形漸淡。但未能完全泯滅。

袁(法)：法律系的情形和其他院系一樣，那便是港大的大仙風氣已漸淡。五年前，大仙風氣還可說盛。現在我們雖保留迎新時不准將手插入口袋，女同學要穿裙等習慣，但現在的出發點是互相尊重而不是故意為難新同學，我覺得轉變是好的。

醫學生印象

問：你們覺得醫學生應該怎樣，而實際上他們是怎樣？

吳(建)：我的看法祇代表個人。我認識的醫科同學不少。我覺得每個同學始終需要在學業上達到一定水平。我不希望醫學院學生說「很騰，騰完又過，不如不騰」和「騰甚麼，騰完又過，怎也過，扯你過」這類口吻去教師弟，這些說話可能是真實，但我希望他們態度認真，因為我覺得做一個醫生，將來行醫靠真功夫，如果五年真是這樣過，到替人治病時又要翻一輪書，那末病人未必對他有信心。我希望醫學生謹慎些，好讓病人感到要尊重他，而他對自己會更有信心。學業方面，我覺得醫學院同學要知和要記的都很多。

黃(工)：我認識的醫學生不多，祇有兩三位，但從聽聞得來的印象是：港大醫學生祇顧讀書，而且有很多鬼故，給我的印象是他們較注重讀書。

迎新期間發生的紅磚梯事件，醫學院同學給我的印象不甚好。直到後來認識醫學院同學，對他們的印象才開始改變過來。他們既不是終日祇顧讀書，亦不是每個醫學生都愛放紙飛機。講粗口的祇屬一小撮害羣之馬，大部份醫學生都是很勤力讀書，參加活動亦很活躍。我覺得他們有一個專業人員的品格，因為他們對自己有一定的學術要求。

鍾(理)：我的看法可能偏於一面，因為我所接觸到的醫學生都是搞活動那羣，所以我對醫學院同學的印象頗好。我不會要求他們甚麼，如醫德等，因為專業基本上要求的是技術和能力。另外，醫學院同學自己的功課和關心社會方面應該有要求。

黃(文)：我所說的祇是我個人的意見，我會到醫學院一趟，我見到底班同學比較開心，他們和其他學系的學生無大分別，常說忙這些那些；但高班同學比較沉默和表現得成熟，這可能是工作上的需要。或者是隨着年紀的增長和所見事物的增多——那班真醫生或病房的情況——而令他們變得沉默和對人與事比較穩重。

黎(社)：我喜見年輕一輩的醫生肯開放自己，和省察自己的專業。例如近來幾個月，討論醫療服務方面的問題，他們都主動檢討圈內事，是較為新的突破。

活動、團結

問：不知各院系同學參加活動的情況怎樣？團結力又怎樣？

社科點滴

菌

「喂，做完條 essay 未呀？」
 「還未落筆呀，上星期唔上堂想做完它，卻仍未想到怎樣入手。」
 「你看了許多書，遲了這麼久，還寫不出？」
 「唉，今次不想敷衍了事嘛！用了這麼多心機，希望能自己創作而不是左抄一段右抄一段。這樣做出來的功課，使人頂有成功感的。」
 「那有時間這樣做功課呀？看你，這條 essay 遲了兩個多月，還有五、六條跟尾，到四月你就知味道了。」
 「盡力而為啦。花過心思的功課，自己看來也時刻有親切感的，那種喜悅就像一個媽媽抱着自己的嬰孩時的感受一樣。」
 「你就是這般的不切實際，不但已經選了那些偏門的題目，還花這麼多時間去做，極好的都祇是多別人的十幾分，計回整個學期的分就是多那兩、三分，值不值呀？我就寧願花多些時間讀書去應付考試罷了！」
 「上完堂呀？今堂講了些甚麼？有沒有派呀？」
 「他堂堂都是那個老樣子的呢。上次有同學聽不到他講，叫他重複剛講過的那句，他竟然說不出，含糊的說了五分鐘，說的竟然跟自己剛說的完全不同。你說他有怎麼講？用盡心機去聽的都聽不到多過十句有點內容的話。」
 「咁你又去上堂？」
 「不上又良心過意不去。現在就祇

有七、八十人上堂，五分之一都不到，連我都不上，就買少見少了。况且他雖然講書差，人卻不錯嘛，總不忍心不去捧場。」
 「喂，你最近好難譜嗎，不獨堂不上，tutorial 都不去，tutor 現在堂堂找你呀！」
 「沒辦法啦，現在要趕功課呢！上個 Semester 的功課還未交，現在的又堆到四條了。」
 「你不要攪那麼多活啦，當心過不到關呀！」
 「有沒有找工呀？」
 「沒有。不知道做甚麼好。政府工又太沉悶，做到個人無晒鬥志；教書又沒有科目可教，無理由自己讀社會學去教英文。不教英文，就更加沒有科目合我教了。」
 「你選主修時無考慮過將來的前途嗎？」
 「實有啦，不過我認為花兩、三年去做自己喜歡的事，讀自己喜歡的科目，不是太過份。何況這些科目又幫助我培養自己的獨立思想，機會是不容放過的吧。」
 「唔，但是假若找不到理想的工作，可能一世也難翻身。」
 「有很多工作是要求有靈活的腦筋的，况且我又不要有份安穩和所謂有「前途」的工作，那又何須像其他同學一樣，堂也不上而去見工呢？」

理學生的生活

黃健晨

老編要我寫一篇介紹學生生活的稿，這真難倒了我；我是一個「BIO 佬」，最熟悉的當然是讀生物同學的生活吧，所以其真確程度亦相當高。至於讀其它科目的，我會盡我所知的向各位介紹。首先讓我們看看理學院的班級及課程是怎樣的。
 理學院分三個 Stream——生物、物理甲、物理乙。生物一年級的同學必須選讀生物及化學，升上二年級後可主修生物或物理，選讀物理的又可主修植物系或動物系。物理甲一年級必須修讀化學、物理、純數、電腦，二年級後可主修化學或物理。物理乙一年級必須讀物理、純數、應用數學、電腦，二年級後可主修物理或數學。此外 Radioisotope Unit (RIU) 是各班都必須修讀的。
 很多人提起讀理科，自然會想到做實驗(做 Lab)。不錯，實驗室是理學生不可缺少的，尤其是讀生物和化學的，所以生物一年級的同學很多時都叫苦連天，一個星期有四天要做，有 Lab 時甚至一天兩個 Lab。很多時候，因為學校器材缺乏的關係，以致很多實驗都未能全班一起做，而採用輪流做的方法，每星期做一項，下星期做別一組這星期做的，如此類推。這樣很多時會令到實驗的內容和課堂脫節，未教先做的有，教了很久才做的也有，所以很多時要花一點時間來準備。况且，實驗做完後還有下文的——做 Report！幸好講師對一年級的實驗報告水準要求不那麼苛，而且難度亦不是十分高。至於讀物理的同學，則只有物理一科需要做實驗，但這並不代表他們功課輕一點，因為他有很多數學的功課，又要準備 Tutorial 及 Example class (生物班是沒有 Tutorial 的)。
 升上了二年班，無論實質的功課壓力和讀書的精神壓力也比一年級重了，因為二三年級的考試是學位試。理學院是採用 Unit 制度的，學生在二年級及三年級必須總共選讀八個 Units 的課程。讀生物和化學的同學是較為幸福的，因為他們有很多課程是一個 Unit 的，雖然也有一些是半個 Unit。讀物理的同學則不同了；他們的科目大多是半個 Unit 的，四個 Unit 也就等於八科，

况且，根據以往經驗： $\frac{1}{2} + \frac{1}{2} = 1$, but > 1 ，半個 Unit 的課程分分鐘是「超值產品」，筆記的頁數是個最好的證據。生物的科目最多維持十二星期，半個 Unit 的只有六星期，所以課程完畢後便可以好好的由頭至尾溫習，並迎接下一個科目的開始。讀物理或化學的則不然了，「八管齊下」是常事，年頭上課至年終，問你怕未？讀化學的師兄有些經驗流傳：「讀八個 Unit 的化學，足以嘔血！」
 你知什麼是「扑機」嗎？這是讀電腦的術語，即是做 Programme 的意思，選讀數個 Unit 電腦科的同學可說是 Computer Centre 的捧場客了。無他的，功課堆如積山，「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曾經有位同學對我說還有九個 Programmes 未交——所以經常扑機至午夜以後。
 至於其他同學，他們又經常在什麼地方出沒呢？化學的當然以化學大樓為大本營啦！以往在薄扶林道你會常見到一羣大鴨子蹣跚的趕着路，那是生物班的同學，他們剛上完了化學堂，趕着往羅富國科學大樓上生物堂。但現在此景已不復見了。因為最新的兩所科學大樓：厲樹雄科學大樓，許愛周科學大樓已先後啟用，現在我們很多堂都遷往這裏上了，這兩幢科學大樓的特色是玻璃門特多，而且特別清潔，所以經常碰着了趕上堂同學的鼻子，最近在玻璃上加上了金屬片才好點兒。此外，紐魯斯樓二樓仍然是讀物理同學的上課地方。
 「拉記二樓是理學生的天下；各路英雄皆雲集於此；博士型的，Fussy 型的臨臨抱佛腳，遇時進補型的，最難找的，搞野搞到飛起型的……你都可以在此找到。其中二樓的一角稱為「幽暗之處」更是物理界的大本營。不知道其他院系的同學怎樣，但讀生物同學很看重有一份完整的 Notes 因為考試經常依上堂所說的照出，所以經常見到同學在拉記對 Notes，但求一字不漏，雖然不擔保高分，但起碼能救一命。當然，搏盡之人也是不少，他們經常都會很博盡的找 Journal 及其他參考書看，拉記也就成了他們的家了。
 理學院的同學在搞活動方面也可算是活躍的；舍堂，ICA 屬會，學生會中央等到處也有他們的蹤跡，其中以一年級的同學最為活躍。到了三年級同學很多都會靜下來了，忙找工作啦、舊年考得不好，今年再接再勵，搏其 1st Honour 啦，搞活動搞得累了，要休息的啦，什麼類形都有，但無論如何已不再是兩年前那隻小子了。
 其實，理學院的 Unit System 選科制度，加上每位同學不同的目標，足以合理學生的生活多樣化，沒有一位同學能說他所過的是理學生的生活。杜鵑花正開得燦爛，學期已接近尾聲了，Computer Centre 的 Printer 仍然穿梭來往的為同學服務，但海洋生態學同學穿着短褲 Field trip，陸地生態學同學帶着一袋袋牛糞從遠地回來、Genetics 的同學天天細心照顧果蠅的情景要到明年才可復見了，到時是一批新的演員……

我看醫學生

娟(文一)

看到這題目，總覺茫無頭緒，難以着手。無它，生疏而已。
 醫生與醫學生彷彿是兩回事，醫生嘛，我跑去「包兆龍」那裏便見得着一堆，總是莊嚴肅穆的樣子；醫學生呢，是人人仰慕、光宗耀祖的精英份子，是本部校園的稀客，院際比賽時搖旗吶喊也還挺熱心的。
 儘管生疏，但與他們接觸後才有點印象。其實醫學生還不是跟其他院系差不多。一樣有苦勤望過、熱心活動和優哉悠哉派。可能因為學科關係，鋤書可能比其他院系同學來得緊張，客觀環境如此，不許瀟灑。
 曾有同學說醫學生多多少少有種強於其他院系同學的使命感，覺得自己既有治療人們肉體疾病的能力，那麼把手術刀、聽筒轉向人們靈魂或社會似乎是順理成章的事。也不知是真是假，聽在耳裏，彷彿成了種觀念，所以偶然見到一兩行為不盡合意的醫學生，嚇了一跳之餘，不禁疑問難道他（他們）就是將來四平八穩坐在掛滿「仁心仁術」、「妙手回春」一類牌匾的醫務所內的大國手？然而，碰見過的醫學生大多數是熱心活躍、胸懷大志、自信心強的青年人。
 也許社會把太多帽子如「叻仔叻女」、「賺大錢啦」、「勁嘍」、「出嚟就好咯」等套在他們頭上，令得醫學生

心理負擔重，而羨羨者則為他們繪了一張張絳色的圖畫，究竟醫學生如何自處？不過，如何自處的問題並非醫學生專有，實是所有大學生現在面臨的大關口，願彼此互勉。
 始終對醫生不太熟悉，寫來總覺隔靴搔癢，一切只是一個非醫學院學生的浮面見解而已。



Archi 晴陰雨

川頁

一九八〇年某月某日

忙得要死了！繁重的功課已夠好受，再加上那冗長的迎新節目，甚麼迎新聚會，個人採訪等，真教人透不過氣來。不知從那兒聽來，說這裏的人有忠有奸，這是「扮忠」；那是「扮奸」，簡直又恨又怕。難道真是這般難相處嗎？外表嘻嘻哈哈，吵吵鬧鬧……

可憐中學的一班友好都連羣結伴地闖入醫學院，我，這離羣的一個，感到一點寂寞了！

× × ×

一九八一年某月某日

在建築學院已三個月，還是不能習慣，和中學時代實在太大分別了。如今已不再是上堂抄筆記，課後溫習的生涯了，卻是整天坐在桌旁做設計。工作室已成了部份同學住宿之所，有些時更是通宵達旦的工作。……可惜工作時間卻並非與工作量成正比——「設計」這東西就是這般令人頭痛！

× × ×

一九八二年某月某日

一年班的生活，就在繁忙，緊迫，猶疑（渾噩？）中渡過了，今年總望能較清閒吧？今年的功課是疏了，而今晚的工作室人也不多，有的在埋首思索；有的在翻閱建築雜誌找尋設計（抄 Scheme？）；有的卻得到師兄從旁指導；有的卻做得倦了，伏在桌上打瞌睡。最可惡的還是這些走過 Studio，觀看人家工作的「巡場林」，但也得佩服他們面皮厚度。

× × ×

某月某日

苦悶！自以為理想的建築設計，就被老師的三言兩語打得體無完膚，還得要從頭做起，數十小時的埋首工作，有時就是換來如斯的境界，奈何？奈何！

噢，時間無多了！重新做起？——做通宵就是這個原因。

× × ×

某月某日

深夜了，這裏還是燈火通明，大家都在緊張地作最後衝鋒。草圖紙都是雜亂無章的堆積如山，水煲是不停的嗚嗚作響，餅食乾糧咖啡葡萄適隨處可見。幸好這班已是少放煙霧的一羣，不像他班的煙霧瀰漫，空氣混濁。

趕通宵的滋味真不好受，人就像脫了水般的憔悴，兩眼無神的也得繼續做下去。工作室的另一角就不時躺著三數同學，好倦啊！睡他二個小時。……

× × ×

某月某日

長途電話？Archi 生活？接到醫學院「啓思」老編的通知，寫寫這裏的生活。其實想寫的東西太多了，但又難於表達。（寫文章之能力驟降，恐怕也是拜 archi 所賜。）但話說回來，學建築的苦與樂，亦非筆墨圖解所能形容：面對草圖紙越畫腦汁卻無靈感時的沮喪；千辛萬苦絞出來的設計被老師評得一文不值的氣惱；幾經艱苦始完成佳作時的滿足感；又或草率完工卻有驚人成績時的詫異……就只有由自己親身感受才能體會。

× × ×

某月某日

今天收到四月號的「啓思」，發現一篇「Archi 生涯原是夢」，小花木這小女孩對建築學院的失望與迷惘實在令人驚訝！的確，這裏的人是複雜了，長期的競爭亦難免惹起互相猜忌及誤會，這裏已經不再是個「溫室」，一切的風吹浪打等衝擊可不是對自己的考驗嗎？人縱然是這般的多樣化，你也得去接受現實。況且，志同道合之士並不難遇上；自己有個人的工作態度，又何需執心他人呢？小花木啊，願您能放開懷抱，為自己的學習而學習吧！

兩年了，我還不是這般快樂的活在 Archi 裏！

往昔現在

啓思記者

在「醫學院與大學本部交流」這專欄裏，我們訪問了黃德明博士（Dr. T. M. Wong）和黃秋霖博士（Dr. P. C. L. Wong），搜集了一些已往和現在交流情況的資料。

據黃德明博士表示，六四至六七年間，醫學生中有任學生會會長和學生會評議會會長的，而那時的同學亦很活躍，所以當時醫學生和其他院系同學交流的機會頗多。現在兩方面的交流是較少了，環境限制如地理阻隔、院系間的課程少共同處、醫學生的功課繁重等促使同學較少和其他院系同學交往。

他認為我們應多參予活動，以擴闊眼界，充實生活。我們應開放自己，多和其他院系同學交換意見推廣見聞。除陰書外，我們亦需尋求適合自己的興趣，接觸運動和音樂等領域，使身心得到平衡。

言談之間，黃博士亦表示同學的大學意識不深，若同學能到大學本部，情況會好些。

他又說到大學生是最有條件關心社會國家的。大學生無顧慮，又不會為其行業利益說話。他們閱歷雖淺，但他們富正義感，委實代表了社會良知，若連他們也畏縮不前，社會便難有公義。

其實，大學教育的意義，在老師方面而言，是知識的傳遞和發掘，在同學方面而言，是「求學和修身」；而要修身，便需開放自己，廣伸觸覺。所以，

同學實應多參予活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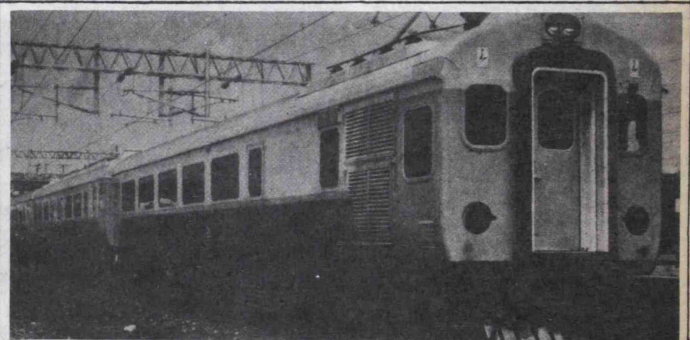
兼任理學院講師的黃秋霖博士亦表示，現在學生間的交流尚淺，祇通過開放日等活動，交流程度祇停留在院際，未能落到同學的層面。他亦覺師生間活動頗嚴肅，老師通常被邀到 High-table Dinner, Music Night 等場面，而不是一些較易拉緊師生的活動。

他覺得其他同學對醫學生認識不深，祇知我們勤力讀書而已。他認為我們應多參予活動，和其他院系同學交換見解，擴闊視野以幫助建立人生觀，其實，我們祇要把時間妥為安排，總可在一星期內抽出一兩天來參予活動。

他又表示港大學生很早便現實起來，尤其是醫學生，早早追隨「醫生」這專業，實在浪費求學階段這思索問題的良機，須知以後可予我們思索問題的時間實在不多哩。

黃博士又覺察到醫學院同學對大學教育的真義似認識不深，同學缺乏廣求知識的慾望，實應開放自己，予自己機會發揮思想及多面吸納知識。現在應是模塑理想的時候，同學須清楚知道自己的目标。

最後，黃博士希望同學能培養明顯的判斷力和辨別是非的能力，對事物的看法不受環境影響（例如不以功利的眼光去看事物），能欣賞別人的見解和啓發自己的思考。



工程師是誰

宋世傑(工二)

「原來你是工科二年班學生，讀那一門的呀？」

「電機。」我答道。「那你呢？」他向我側邊的另一位同學問道。他答：「我是土木一年級生。」

「土木呀！」她面上有一點詫異的表情。我反問她對工程師的感覺，她一本正經地答道：「土木工程師多數都很粗魯，想下都知啦，一日到黑都在地盤，滿身泥漿，……」「那麼機械工程呢？」「都是差不多的，衣衫不整，滿身油屎。」「電機工程又如何？」「應該斯文好多。」但她卻說不出實際原因何在，為免多解釋，我沒有問他對工業工程的感覺。以上不是編做出來讚自己學系的故事，而是一位本校社科一年級生的話。

他還有好多對工程同學的印象，讀的有：活躍——因 ICA 活動經常都有不少工科生捧場，學生會主席有多屆都

是工學生云云；彈的有：很怕——在女孩子面前不夠大方（我正打算向工程學會提議來年籌辦一個集體送花運動！）；苦悶——正如學苑話：「得個想字。」（今年電機工程學會來評核時也對本系提議多收女生，以對各同學有多些 encouragement，至於教授們怎樣想法便不得而知了。）

這回我不討論工科生的形象，只研究一下工程師的形象。工程師形象不只是香港獨有，美國的電機工程師也有同樣情形，很多人都不知工程師在做些什麼。

小時候，除了拍公仔紙外，有很多「扮野」遊戲。在玩具店中，多數可找到如扮醫生的玩具，一個聽筒，溫度計，一個戴在頭頂的銀色「眼鏡」等等；扮警察，銀鎗、槓、手槍及那最重要的帽；有沒有「扮工程師」呢？就算有廠家答應生產這類玩具，他們也找不着如醫

生的聽筒一般具有代表性的工具吧。就電機工程師而言，若硬要造一個形象，那人也許是穿著捲起衫袖的恤衫，口袋掛道一名牌，腰間掛着一個計算機，手中（或公事包中）不時都有一本 hand book 或 Manual，但只有百分之一是這個模樣。莫非非生產商把一個模擬計算機和一本 hand book 放入那袋 kit 去嗎？

回想一下，在我入學之前，究竟認識多少個傑出的工程師呢？當我把聽說過的傑出人物列出時——莎士比亞、牛頓、愛迪生、法拉第、愛因斯坦、畢加索等等，但他們都不是工程師。最後，只能想起我國的占天佑。其實在這百多年光境裏，出現了無數日新月異的發明，如電話、無線電、電腦等，背後有無數的工程人員發明家，只不過教育界除了在小學中加入了摩士（Morse），和貝爾（Bell）之外，對近五十年的著名工

程師都趕不及放在教程之中。況且以上兩人都是發明家，只佔工程工作的小部份。

另一個使工程界缺乏 Star 的原因是現在很多東西都是 team work，我們只會聽到 Bell Lab、IBM 發明新產品，而沒有百多年前那樣可以認定 Bell 是發明電話的。

在電視這有力的媒介裏，我們有很多的「男子漢」片集，有很多以「杏林×××」或「×××仁心」為名的片集，有 Paper Chase 那講述法律生片集，「超人」（Carton）中也必有一位聰明遠見的科學家在背後指揮。工程師呢？我只能在三分鐘的香烟廣告中找到。

所以，我覺得我們更需要一個工程師是誰的展覽。

※ ※ ※

A SECOND YEAR LAW STUDENT LOOKS X C A B

YUEN CHI WING

To generalize is usually to mislead, all the more so when the generalizations are made in a purportedly representative capacity. As this article forms part of a more comprehensive project by 'Caduceus', it is only appropriate to point out at the outset that the following represents the very personal observation of one student at the School of Law. It in no way reflects the consensus of other students there. Indeed some accounts may in a sense be biased, as things personal almost invariably are. Lastly it was written rather hastily, shortly before the Final Examination. Since wiser thoughts often strike only upon further and more elaborate considerations, comments made at first instance may be both unreliable and unjustified. Readers are invited to read on, if they do read on, bearing these limitations in mind.

A lot of things have happened during the past year. Today I look back at them slightly bemused as well as amused. It is amazing now so much could have happened within so short a time. I shall attempt to relate some of them to you.

The three letters L-A-W had assumed a mystic if not mythic quality by the time the academic year began in late September, after all the preparations for the interview and the late-night discussions during the orientation camp afterwards. What is this LAW that we were about to study was the big unspoken question that everybody was asking himself. Students were reminded that the rules of the law were not to be found in the prescribed textbooks. They were to be found instead in the reported judgement of previously decided cases. From then on law becomes equated to cases, since the study of statutes ar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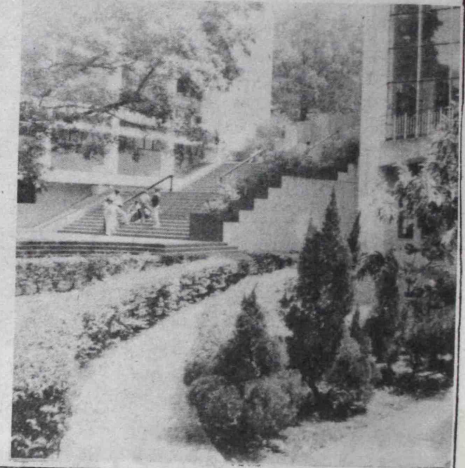
customarily accorded a rather low priority in English legal education.

Studying cases at this stage was however a source of frustration. They varied in length, though the language employed was generally obscure and incomprehensible. Where it was intelligible enough the logic carrying one part of judgement to another may be perplexing. When both were understandable, it often transpired that the case had got nothing to do with the course covered in the lectures. This was the experience usually associated with the study of cases during this period.

The early tutorials were similarly an exercise in anticipation and tension. It was well known that there were no correct answers to the problems distributed, only reasonable and logical ones. Thus no one was satisfied with the seemingly impeccable solutions he had arrived at. Instead everyone argued with someone else, in the end each was convinced that the other had a better answer and determined to add that onto his already reformed version. In any case, it was never clear what to expect of one's tutor, or what he would expect of one.

Around X'mas most students had settled down and adapted to the pace of their studies fairly well. By then however words such as 'discontinuation' and 'supplementary' were an obsession among the first year students. This culminated in the May examination when they became virtually a taboo, disguised as jokes or self-mockeries. The examination itself was a celebrated occasion nonetheless. It was probably the first opportunity that all the freshmen had gathered together since the first lecture last September.

Orientation during the summers was another new experience. Behind the smiles and the bewilderments of the new freshmen casted the retreating shadow of a what-I-had-also-been, fading ever since that same period last year. Changes albeit imperceptible had gathered memento in the interim. It was only upon this realization that one took stock of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events in the preceding year. So much has happened and changed without one's being aware of it. Perhaps this is the process of growing up, of merging into a new environment of unconsciously adapting an outlook consonant with one's new identity. Perhaps conclusions are too early at this stage of the study.



YOU LAW ME MEDIC

WKWT

Most people will agree that one way of understanding ourselves is by introspection. That I always do; but probably, for the rest of my life. I will fail to understand fully and explicitly how I could have chosen to study Medicine. Not that I feel I have made a wrong decision, but to know you are wrong yourself implies that you recognise what is right. Well, candidly I believe I can never, and will never say with definite certainty what should have been best for me, so logically I could not have blundered either. The problem is, that I wonder if any of us can tell with any degree of confidence that we will not end up a happier, a more actualized (according to Abraham Maslow's Self Actualization theory), or a more successful (in terms of career? attainments? money?) man if we had chosen Engineering or Law, in the first case, as our life long profession. Thus, no matter how much we deem ourselves fit in taking up a career in Medicine, we probably cannot eliminate the possibility that our choice is only second best (if good at all) for ourselves.

There can be little doubt that one of my best friends in my secondary and matric years (and my best friend he remains) is Joseph. I can still remember how, when our A-level results were out, we had discussed elaborately the prospects that lay before us, and had, probably unconsciously, tried to persuade each other in the hope that both of us would make the same crucial choice. The outcome, unfortunately, was that Joseph selected Law, and me Medicine; a dichotomy that stemmed from the very fact that we share a common characteristic — the

desire to be unique.

Life is an intricate, dynamic process, so indubitably, through these two long years, both of us have undergone changes, not so much in morphology or physique, however, as in character and life philosophy.

I would not describe my state of mind during my first half year at Sassoon as Depression, but the 'subculture shock', the recognition of a reality that was in significant discrepancy to my former naive expectations, drove me round and round like in a Barany Chair. In contrast, during those months, whenever I saw Joe at the Main Campus he was that cheerful, lively chap — his old self; and this only aggravated my own simebreness. The material evidence of this difference in our moods is the concrete fact that I ultimately had resolved to "quit" from the university debating team but that he hanged on and lasted full term, with melliferous dividends in the end.

Towards the end of the year, however, the situation started to alter, and apparently (also fortunately) I seemed to be adapting gradually, and was able to appreciate flamboyant colours out of the routine, to seek meaning out of the situation instead of acting passively to 'pressures'. On the other hand, shortly before his first LLB, Joe had expressed his failure to see what he had really achieved in the year, and had concluded that the strenuous efforts he had made in the past months were futile.

With the beginning of the second year, perhaps because each of us were more concerned with his own

business, our contact died down to a minimal. It was only around Christmas that I saw him again, and to my own astonishment, I concluded that he was no longer that care-free, confident man I used to know. The belief was confirmed again when last week, we met in our mother school, the sacred place where this friendship has germinated some 8 to 9 years ago. Laden with examination worries (his LLB is to be held early in May), crushed by the pressure of assignments, his body was also yielding a bit to (para) myouruses. While I, as apprehensive as I am about my 2nd MB, can still grasp, my zealoussness to life and survive on that, Joe seems to be sinking deeper and deeper into that dark pit of melancholy.

It would be rash for me to conclude that the present difference in our morale and disposition are final and static. (In fact, I hope earnestly for the very contrary.) Nor should I say that he is a typical example of students in Law, and me in Medic. The case demonstrates, however, how two formerly highly similar beings can come to be so segregated in mind and emotions, merely because of the different events that take place in 2 niches separated by a sheer 2 or 3 kilometres.

Joseph, with faith and confidence, bring forth your ambitions and hopes and bring them to bear in this world. Adamatine as a rock, all evil will flee and all pains will fade before your feet. Remember always that I, although struggling in a different discipline, am actually carrying the same yoke, tripping over the same bush, and striving for the same ultimate goal as yours.



啓思

一九八三年某份啓思的評論：
 「……我們深信需要增加醫學生數目的重要性，但我們亦要面對一些問題。例如一九八五年是否一個適合的年份，會否操之過急？設備等的需求問題到時會否迎刃而解？教學水準會否因設備不足或學生太多而有所下降？瑪麗醫院已達飽和程度，是否有需要擴展另一間醫院作教學用途？大學會否因醫學院之驟然擴大而影響其發展呢？一間醫學院究竟有多少學生與教師方為理想呢？這些問題都是不容忽視的……」

迎新日

一九八五年八月，迎新日院長致詞：
 （此乃中文譯稿，本院仍是用英文作為教學語言）
 「……各位同學必定從你們的迎新組長中得知，今年的醫學生增加了五十人，希望各位同學能合作愉快。……有一些堂你們要到對面新建的演講室，但記着要小心過馬路否則就要到上面瑪麗醫院的急症室作實地的體驗……」

陳蕉琴飯堂內

甲：「今年一年班增加了五十人，看見他們，果然陣容鼎盛，這個年頭，管它什麼玫瑰杯學生節，冠軍一定非我們莫屬了，哈哈！」
 乙：「別這麼快歡喜，人多未必好辦事呢！太多人反而會令合作上發生困難哩，況且，有不少新生年紀亦不少，真懷疑他們剩下多少氣力！」
 甲：「是啊，為什麼今年有些新生那麼老。」
 乙：「不是老，是成熟。據說院方在招收新生時，因為不想令水準下降，所以在增加學位後，招收多了那些已是大學畢業的學生。」
 甲：「不管怎樣，最怕是多了一些，在圖書館要找一個位，倒也不易了。不知怎樣的，一年班的學生，一年比一年勤力，大多湧到圖書館讀書去！」
 乙：「那倒不用擔憂，據說不久會加開一層溫習室呢，多了新生我們也不是沒有好處的，就是多買一部電視機已不錯了，還有其他的呢！」
 甲：「我倒要看你有多少時間看電視，……為什麼我那碟飯還未做好呢？你看，就是這樣，多人就未必是好了。」
 「八一八、八百一十八號……」
 「終於等到了。」

想曲

陳蕉琴樓教職員飯堂內

「錢醫生飲杯！以後大家就是同事了。」
 錢：「我是新來的，應敬大家一杯，以後請各位多多指教。」
 陳博士：「你是耳鼻喉專家，我們大家都不懂的，怎樣指教你啊，哈哈！」
 錢：「要不是今年多收了這麼多的學生，我這專家還不是要到外面掛牌去呢！」
 黃醫生：「增加學生，又增加了教師，而他們又是教授一些原本沒有的科目，校方真是想得到，倒是苦了那些學生，他們又要多唸一些課本呢？」
 這時侍應走過來：「先生，是你們的芋頭蒸鴨飯。」

校巴上

薄扶林道上，校巴正以每小時六十五千米的速度駛往九龍某地區醫院。
 學生丙：「阿丁，別睡了，每次你上車就睡下來，真佩服你可以睡着。」
 學生丁：「要是不睡，做什麼才對呢？每天一來一回就是浪費了一個多小時的時間，要不是增加了新生，我們就不用經常過九龍了，你說是嗎？」
 丙：「沒有別的辦法了，瑪麗醫院已達飽和點，怎還可容下我們。」
 學生戊：「你們不用怨天怨地了，我們也不是沒有貢獻的，你看，那醫院不就是因為擴充作教學用途，服務有所改善嗎？現有的病牀空置率已降到非常低呢！」
 說話間，校巴已駛近海底隧道停下來，前面塞車。
 遠處傳來收音機的新聞報道：「海底隧道公司正打算作另一次的加價，以減少使用隧道的汽車數目。」

沙田中文大學醫學院

院長致詞：「……為了適應社會的需求，我們今年比往年增加了四十位的新同學……」

新聞報告

電視六點半新聞報導：「……某醫療關注組織宣稱，雖然兩所大學的醫學院今年共新增了九十個學位，但醫生短缺情形仍非常嚴重，我們要求政府再增醫學生加的數目，或另開辦一所新的醫學院，以應付日益增加的需求……」
 螢光幕上，正是政府門診部外面的人龍。

編後語：此文內容純屬虛構，如有雷同，實屬巧合。



沙宣道風雲

郭家麒

根據醫務衛生處於今年初所發表的數字，到了一九九零年，政府將會有大約一千二百名醫生的短缺。但從醫務發展諮詢委員會於一九七九年所發表的報告中指出，到了一九八八年政府祇有一百四十三名醫生短缺，我們不禁要問，為什麼在三年之間，政府醫生人數的需求會有近千名的額外增加。
 據這份報告書所指出，政府醫生的需求由三個因素決定：
 一、現時及未來計劃中所提供的醫療服務，包括醫院病床及門診服務。
 二、醫生對病床的比例及門診部醫生的看診節數。
 三、社會健康服務所需要的人手。
 但醫務衛生處並未對大量增加醫生人手作出合理解釋，我們亦未能察覺到政府醫療服務有任何具體的擴展計劃，足以需要吸納這個數量的醫生。

從香港現時的醫療服務水準及註冊醫生對病人的比例來看，我認為香港是有必要增加醫生數目去改善服務質素，而政府亦提出三個方法以改善醫生的不足：
 一、委任一名顧問專責統籌醫療服的人員發展。
 二、向大學及理工撥款委員會尋求擴大學位的可能。
 三、擴大招募網，包括招請海外醫生。
 擴大醫學院學位的建議，已經由政府通過大學及理工撥款委員會向兩間大學醫學院接觸，筆者相信這件事是勢在必行，這裏有幾個問題：增加醫學院學額是否能夠解決政府醫生不足的問題？政府是否已經有個落實的龐大醫療發展計劃去吸納將來增加的醫生人手？現時兩大醫學院是否有足夠能力去應付增加學額的沉重負擔？發展醫學院是否會影

响其他學系的發展？

針對第一個問題，筆者認為政府醫生短缺的現象並不是完全決定於全港醫生數目，而是政府醫生的編制，工作環境，工作負擔及訓練計劃等原因去決定，現時政府醫生仍然有很大的流失率，而追究其原因，有部份是不滿現時的服務條件及進升訓練的機會。另一方面，新增加的醫科學生最快祇可以在大約一九九零年才能投入服務，筆者認為，政府不能單寄望從增加醫科畢業生的人數去解決政府醫生短缺的問題，而更加重要的，是去改善現時政府醫生的工作條件及進升機會。

至於第二個問題，剛才已經提及過，政府並未提出一個新的完整醫療擴展計劃，很多擴展計劃，包括新醫院的興建，都是在七九年的醫務發展諮詢委員會的報告書中議定好的，我認為政府應有一個比較詳盡而具體的發展藍圖，以便利用將來增加的醫生去改善醫療服務。

照現時醫學院內的設備及講師數目，祇能應付一百五十名醫科學生，而倘若要擴大收生名額，根據目前情況是不能應付的，我們並不希望見到醫學院的教學質素因而降低。目前醫學院內已經呈現講師不足及缺乏足夠教學用病床的問題，而在這些問題尚未完全解決之際，再加學生名額又是否令學院百上加斤呢？我們希望學院有一個完善擴展計劃，不至令此次增加學額帶來更多嚴重的問題。

醫學院加位不但會影響醫學院的發展，而且亦可能對整個大學的長期發展有所影響，因為津貼醫科學生的費用是遠比其他學系高，再加上大學每年的學生增長率為百分之四，故此可能導致其他學系的學生增長速度減慢。

除此以外，增加學位亦對同學有直接的影響，如宿位問題，學生福利等。
 總結上述幾點，醫學院加位無論對同學本身，醫學院發展，大學發展及香港醫療服務都有不能低估的影響，作為醫學院的一份子，我希望同學對此事多點關心。

「醫療一家」後感

主席 高興基

筆者按：

「醫療一家」who are caring for your health 是香港大學醫學會，理工學生會醫療服務系系和瑪麗醫院護士學生會初次合作共同籌辦的活動；但對很多同學而言，都不甚了解它的目的，意義和活動的內容；因此，在以下文章中，我將嘗試從它的目的，背景，及籌備等方面向大家介紹。

前言：

「醫療一家」——一個很特別的名稱；但它卻能代表着整個活動的目標，——向市民(中學生)介紹香港基本醫療服務的情況和執行這些服務的醫療隊伍的工作和他們相互間的關係；此外亦希望同學們能通過參與這個活動能了解到醫療隊伍中相互間之合作是至為重要的。與其他活動所面對的困難一樣——如何能將它的理想和目標在活動中確切地實踐出來，便成為了我們所面對的最大困難。

背景：

一向以來，關心醫療界事件的團體包括政府、醫療專業團體、工會及社區等；而在大專界中，則只有醫學會扮演着一頗為重要的角色。但隨着醫療業務的發展，醫療專業人士的需求日漸增加；理工學院醫療服務系及中大醫學院亦相繼於七九及八一年成立。而醫學會亦面對另一難題，便是如何團結這些組織的同學，共同為推廣醫療常識及改善醫療服務而努力。

此外，醫學會一直都對醫療界中醫療及健康兩方面的問題有所關注。例如，在推廣健康常識方面有每年一度的大型「健康展覽」，但在醫療問題方面，一直都停留在內部探討的階段，而未能更進一步的推廣到市民的層面上者能令市民更掌握現今香港醫療服務的基本情況，例如醫療服務的分類，應用及執行這些服務的專業的工作和責任……等，從而能更適當地應用醫療服務，或更進一步能對現今醫療服務作出更適當的批評和監察。

以上兩點，便成為了醫學會發起是次活動的動機了。

籌備工作及正式推行：

從去年十一月初與理工醫療服務系系會及瑪麗醫院護士學生會初步接觸後，籌備工作便正式展開。籌委會成員分別來自三間院校的老師作為我們的顧問。籌備工作大致可分為對外，對內及學術等三方面：對外工作主要包括財政，與各中學校長聯絡，安排場地、交通等；對內工作是將我們計劃中對內目標落實的重要一環，我們嘗試通過三間院校的老師一同工作、搜集資料、訪問、講座、討論等活動，來增進相互間的認識和了解；而學術方面則負責資料搜集，幻燈製作，展覽等工作。

籌備工作於二月初完成，而計劃亦能順利於二月十日正式舉行，為期兩個

星期；在這兩個星期中，我們到六間中學去舉辦講座及展覽。講座內容重點介紹醫療服務的情況及醫療隊伍中各專業的合作；而展覽則介紹個別專業的工作和責任。在這六天中，約有三千位中學同學參加。而我們更於二月二十四日邀請十間中學約二百位同學來到醫學院參加最後一次的講座和展覽；並於當天舉辦一記者招待會，希望能將這計劃的訊息進一步推廣開去。

檢討：

在這計劃從構思，籌備，推行到結束這半年時間中，有一問題一直盤旋在我腦海之中，這亦是部份同學曾向我提出的——就是這活動的目的，意義何在？它是否值得投入這麼多人力、物力？它對醫學會的影響？

面對這許多問題，一時亦不知從何說起。還是讓我們從這計劃客觀上所面對困難談起吧！首先，這計劃可說是一非常「急性」的活動，籌備時間之短速與這計劃的規模並不相稱；對一由三個組織初次合作，一全新的計劃及到中學去舉辦展覽，講座及幻燈放映的活動籌備只得二個多月的時間，實在是不足夠的。在這計劃籌備之初，我們便考慮到這個問題，但因理工學院於三個月初將舉辦一大型的開放日，而護士方面的同學需要輪班工作，及醫學會暑期大型活動；籌備工作的開展等問題，使我們這計劃只能在今年二月推出，而學校的數

目亦相應地減為六間；雖然如此，在計劃籌備及推行之時，感到時間限制和人力之短缺，對整計劃的影響之大是無可估計的。

除了時間限制外，來自三個不同組織的同學之間的合作亦成了此計劃推展另一障礙。在活動之初，我們以嘗試舉辦一些文娛活動來打破籌委會和各工作人員間的隔膜，但並不甚成功，而另一方面，一直都感到各籌委會，及工作人員好像是代表着自己來自的院校，而未能將自己看成籌委會的一份子，為整個計劃而努力。

以上兩點，只是在整個過程中所面對的其中兩個困難而已，其他包括經費的不足，各參與同學對內容的不掌握以及籌委會因家庭及學業上的問題而未能繼續參與工作……等問題，都對這活動的推展做成障礙，而直接影響着它能否將它的理想和目標落實到整個活動之中。

後記：

半年的光陰，不算長，但亦不算短；在這段忙碌但孤寂的日子裏，自己亦深深體會到理想與學業的重大分歧；自己亦開始懷疑自己的選擇和理想的可行性；但有一點是值得欣慰的，我亦體會到友情的可貴，在各好友的支持和鼓勵下，我總算開過了這個小小的難關；但面對着我們的，是一度一度更大的難關，願我們能攜手一同闖過去！

ExCo 手記

財務秘書

在我踏上二年班的初時，心裏對 Medso 產生了一種莫名其妙的歸屬感，這可能是由於曾經參與 Medso 在暑假時所攬的多項活動和自己感覺到好像欠了 Medso 一些事的原故。歸屬感、自己的熱誠加上對自己工作能力的一個考驗，便構成我飛身撲出參加 Ex-co 工作的最主要原因。

在 Ex-co 上庄前的討論，上庄前的競選，我相信我和其他 Ex-co 在思想上和體力上，已經有了一個嚴峻的考驗(註)。在競選期間內，我深深感受到大部份困難的徵結，都是在於「人」的問題。例如，一項活動的成功與否，是大部份決定於負責該項活動同學工作時的手法、態度和他們間的合作。就算我們 Ex-co 當中，亦或多或少受到這個「人」所困擾。

在上庄後的四個月來對 Ex-co 工作的感受，亦有着很大的變化，總括來看，可以說是苦多於樂；但我總認為 Ex-co 本身的工作並不那麼困難，而是一些極為瑣碎的事務，一般人均可以應付自如，但由於 Medso 比較獨立和 Medic 功課相當繁重，沒有多餘的時間，便構成做 Ex-co 在同學眼中的一項奢侈品。

由於較多接觸 Medso 事務，發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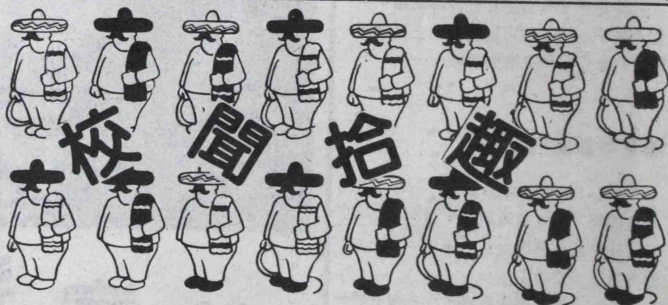
到一個趨勢——Medso 活動愈出愈多，同學們的要求亦一日比一日高，這個現象，並不是不好，只是我們必須考慮到其他方面的因素，例如 Medso 的人力不足、財源短缺等，這些不利的因素是顯而易見的。譬如，在今年，這幾個月內，Medso 轄下的數個活動，都同樣面對着這些問題——人手缺乏、財源不足和反應不佳。我想個中原因必定和現時 Medso 所攬的活動已達飽和程度有關，再多的活動，只有削弱已經單薄的人力和資源，把情況弄至更糟。所謂「貴精不貴多」亦不無其道理。我想這個死結，到目前為止，是只有這「消極」的方法，而「積極」的解決方法，則只有在增加人手方面，因為要增加 Medso 收入，唯一可靠和可行的即是加收會費而已，但增加人手，又卻並非我們所能控制，而是決定於整個學生界當時之風氣。

所以我認為 Medso 現時唯一應做的是盡量控制 Medso 活動數量和質量，以求達到「凝聚力量」，做一些有意義和更有效的活動。

在此，願各同學，在 MB exam 中，均能順利一次過。

註：這並非意味了低看討論和競選的價值。

一九八二·四



(一) 健委會為準備在暑假舉辦一個指壓班，於三月四月(星期四)下午一時在高層演講室舉辦一個講座，由專人介紹指壓的歷史、源流、功用等等，出席者每人也獲得一份講義，講者也當場介紹了數種指壓法，示範了多項穴位的位置。吸引了四十多位同學參加暑假的指壓班。同時，也合到校園牽起了一陣熱潮，一時人人碰面都替人做指壓呢！

(二) 三月八日(星期一)下午五時陳蕉琴樓休息室內座無虛席。無他的，那晚是院際辯論比賽，醫學院對文學院嘛！辯題是：作為一個金融中心比工業中心更適合香港的發展。醫學院代表是劉天驥、鍾錦文、張光宇和劉耀南，他們以流利中文，再加上犀利的詞鋒，在本院同學的擁護下，大勝文學院，一時歡呼聲和掌聲充斥了休息室。可惜，其後對社會科學學院一，以微點落敗，屈居亞軍。

(三) 四月六日那天，紅十字會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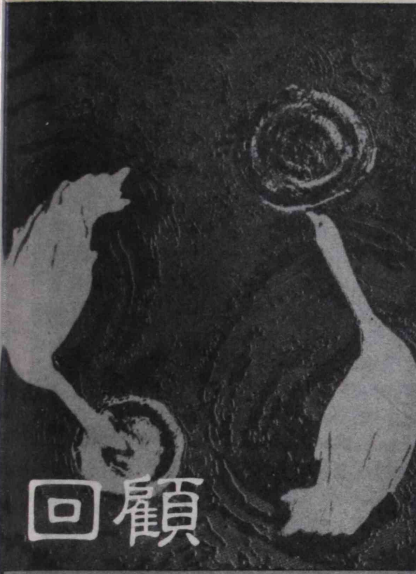
本院同學捐血。當天有不少熱心的同學踴躍支持，如果大家留心觀察的話，不難見到在那幾天很多人的右手都貼上了圓圓形的膠布呢！

(四) 相信留意大字報的同學，都知道今年玫瑰的得主又是醫院呢！「MED, DIC, MEDIC, MEDIC 啲醒啲！」

(五) 班際運動比賽已經開始了；羽毛球、排球、乒乓球、足球及曲棍球等賽事都已順利進行。此次比賽給同學一個機會去玩自己喜歡的，或最擅長的體育項目，同時亦使同學得以學習冷門一點的運動。比賽不但維繫班內同學的團結精神，增加他們之間的歸屬感，同時亦使彼此球技得以交流和進步。

(六) 四月初走過陳蕉琴樓走廊時，你留意到醫學會暑期節目十分豐富嗎？有迎新八二晚，電影籌款，中國醫學的科學基礎研討會，健康及聯院工業安全展覽等，可謂包羅萬有，大家努力完，辛苦完，過了關，記得出一分力量呀！

香港人心態



回顧

外務工作委員會

我們覺得需要關心社會，但是關心社會背後可以有不同的動機，繼而有不同的途徑及成果，總括來說可分以下三類：

- (1) 關心香港社會，希望揣測到香港前途的最大可能性，從而預備自己，保護自己的利益，這種出發點較自我中心和個人主義化。
- (2) 關心社會基於香港意識，以「香港」為一單位，希望找出最適合香港居民的路向，從而透過不同的方式發動羣眾爭取。
- (3) 關心社會，但以國家為單位，對中國有認識或有民族感情，希望能將香港前途配合中國現代化的發展。

以上三點，各有本身的取向，但我們無論如何，可以肯定，關心社會是必須和急切的。

首先我們組織了學習小組去看香港社會的結構及特質和香港人的心態。我們從社會學的角度去了解社會組織、家庭組織，然後再分析香港社會的特點；從中國傳統文化、香港大眾文化去看香港人的心態究竟是怎樣的，它的成因和後果，最後選擇了數目上及影響力很大的——青少年。透過學習，實踐參與，交往、討論，作較為深入的探討。

經過一兩位社會工作者的引領，我們去了一些青少年經常聚集的地方，觀察他們的活動，或親自和他們接觸，一同玩樂。去過的地方包括電子遊戲機中心、球場、波樓、保齡球場、熱鬧的街道及康樂中心。無可否認，參與的同學有不少是為了滿足好奇心，但希望當這些「刺激」過後，大家再討論的時候，能夠靜下來想想……如果我們不是「幸運」地入了大學，我們又會如何？相信我們亦有很大機會成為他們的一份子，這是整個社會路向的問題。

至於香港政府政策這方面，我們只搜集了一些資料傳閱及請一些了解政府政策的人士和我們座談、交流。希望以後在這方面再做些工夫，有深入的了解。

在人們說深圳可能是香港的將來或將來的香港，為了了解深圳特區與香港經濟及前途的關係，在第二學期的假期期，我們舉辦了一個兩日一夜的深圳學習團。其實很多對深圳各方面的問題，事前已作了資料搜集，傳閱及討論，所以行程的目的最主要是親身的觀察和體驗，及驗證。

最後，最重要的是我們只在學習及推動，學習我們不足的，推廣重要及缺乏關注的。我們不是在研究或提出方案，我們做的是一個大學生和香港市民應該做及關注的。

政治方面

上一代香港人大多是四九年後來到香港，他們都看見政治醜惡的一面，其後再加上一連串無休止的權力爭鬥、文化大革命及至香港六七年的暴動等等都使這一代香港人對政治望而卻步；再者，香港政府早期實施保守殖民地政策，市民參與政治都受到限制甚至禁止，政治冷感遂成為必然的結果。

新一代生於斯長於斯，「祖國」似乎只是旅遊的好去處，「認同」也只限於中國女排、乒乓球、羽毛球等等在海外揚威的時候。

「保持現狀」是絕大部分香港人的心聲，今天的「挽留港督」，「爭取成為英國本土公民」等等與當年的反英情緒成了強烈的對比。此外，香港人都為自己的成就而感到驕傲與自豪，當返回到這個貧窮「母親」的土地的時候，不其然就有一份優越感，挺胸昂首的傲視於同胞之中（在香港他們可能沒有這個機會）。



經濟因素

經濟是香港的命脈，沒有今天的經濟地位，「九七」問題也不會這麼頭痛。香港缺乏天然資源，而今天的繁榮主要是香港人本身的努力，所謂「適者生存」，「高度競爭」就成為香港這家公司底招牌；現實、競爭、虛偽、互不信任都是典型的心態。

香港人的生活必需品與其他消費品主要是靠出口貿易的利潤賺來的，這「經濟小動物」對外國經濟起伏特別敏感，一聲「限制香港貨入口」就把她嚇破胆了。另一方面香港金融、股票等等都操縱在大財團手裏，又容易受到世界性的政治經濟情況影響，這些都非一般市民所能預測或控制，只有把自己迅速改變來適應社會，於是乎「變幻才是永恒」，雖然各人的「可變度」極高但卻又缺乏安全感。

物質生活

經濟成果帶來了財富，而追求物質也順理成章地成為這「小動物」的主要追求之一，琳瑯滿目，五光十色的一切似乎就是辛勞後所得到的一點安慰及明天出去「捱殺」的動力。「衣食住行」成為了中產階級炫耀的途徑及為低下階層夢想成為「上流人士」提供了一些假象。面對着不明朗的前途及動盪的社會，再沒有人相信儲蓄致富，白手興家的故事；再加上大眾傳播提倡的消費主義，許多人都是過着「今天有酒今天醉」的生活。

精神生活

大眾傳播：今天大眾傳播都成為香港人「偉大的領導人」，管你是大學生，或是剛剛懂說話的小孩子都在它鼓吹的潮流中——一位幾歲的小朋友已經「明白世途多麼險阻……」。令到老伯伯此時摸不着頭腦。

「商品文化」是普遍傳播媒介的現象，經濟命脈操縱在商人手裏，收視率成為第一要緊的，什麼不良意識，教育羣眾都一概不理。為了配合「商品文化」，傳播界一方面順着社會潮流，但另一方面也帶領着潮流。

近年來電視界發展蓬勃，電視劇深入民間，一定程度上它們可以說是反映了現實，但由於真實世界在觀眾心目中又不是那麼可愛，於是乎一些超現實的虛構就被安排發生在現實的背景裏面；工人搖身一變而成為總經理；小記者變作大商家；街頭小子晉昇大亨；小藝人成為大明星；古龍小說中出人意表的情節加上特技效果等等都給觀眾帶來片刻的遐想及代入的假象。最近的所謂「大解放」劇集就更超脫現實，給觀眾在極度約束的現實生活中無限的自由起來，把社會及自然規律完全顛倒過來。以上的內容再加上「紅黃藍」——人性三原色的粉飾，無怪乎電視成為許多人的主要娛樂。

最近電影圈出現了一些所謂煽情電影，與先前提到的「大解放」劇集相似，所以不同的在於後者是將「自由」用來傷害他人，所以有人用「禽獸派」來形容那些導演。近來兇犯手法越來越兇狠「核突」，不知會否向他們偷師！

許多時候大眾傳播也帶領着潮流，一套符合商人

利益的價值觀念慢慢的滲透於香港人的心中。「油脂」電影一出，市面上便添滿了所謂「油脂姊弟」，設計油脂服裝的商人可謂用心良苦。「想做就去做」說明白點就是：「想消費便消費，不用考慮什麼健康、價錢等類問題嘛！」煙酒商可謂十分聰明。

電子遊戲：青少年熱愛電子遊戲也可以反映一些他們的心態。一方面電子遊戲的刺激程度遠比香港刻板的學校或工廠生活吸引；另一方面遊戲中的「你死我亡」、「草木皆兵」等與現實生活中的考試競爭或人際關係不遑多讓；再者最暢快的莫過如反噬那隻狂追自己的怪物；最後，大不了也可以用一兩元再來一次。

黃賭毒

色情行業日新月異使立法及施法者都束手無策，問題癥結不在於供應乃在於需求的熱切。生理上的需要再加上不能發洩的悶氣驅使許多人用有限的金錢來找到滿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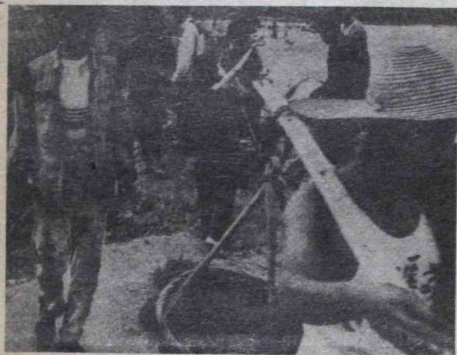
香港人和錢是不可分割的，就是娛樂也與錢直接拉上關係——賭博就成了工餘課後的經常娛樂，大中小學生；為人師表者；公司工廠上上下下無不津津樂道。賭博一方面可以打發時間，另一方面亦為許多人帶來一個又一個的希望，甚至有一天……。在香港貧富那麼懸殊的情況下，要「正途發達」，非賭博不可啊！

當其他的「保護功能」都不能叫人承受起生活壓力的時候，消極的找尋麻醉似乎是最後一個方法，許多人也就被騙而吸毒，所謂一失足成千古恨，回頭談何容易，正如許多社會工作者所講，吸毒的社會性因素比生理因素更重要，許多人也在這完結一生。

小結

在香港繁榮進步的今天，背後卻是上演着一幕幕的「人食人實錄」，香港人所付出的實在不少，時代的洪流決不讓個人停下來計算代價，多數人都不自主的順着「前進」，不知道當越接近一九九七大限的時候，香港人心態會有什麼轉變？

深圳的旁觀者



特區發展是中國四個現代化重要的一環，它亦是中國經濟發展的一項重要實驗、國家投資的重點、新經驗及教訓的開始，更且是希望的開端。在廣東省的三個特區中（包括深圳、珠海、汕頭），深圳特區可算是重點中的重點，由於它南面連接香港，可以方便地利用香港的貨運、貿易、勞工和服務設施，條件十分有利，故發展迅速。而深圳發展的狀況及成果，無論對香港前途或中國現代化都有深遠的影響。

醫學會新聞

三月十五日早上，十二位參加了醫學會深圳學習團的小伙子乘飛機出發到深圳，他們都是一、二年班的同學，開始踏上了他們首次緊密的旅程……

雖然下船時下着微雨，但總想着看看深圳的樣子，在濶大的深水順岸式碼頭南面是一望無際的大海，

前面卻是一大塊歡迎你們到深圳的橫額。入境後，有關方面歡迎了我們，又為我們安排了車輛、導遊，於是我們便登車起行。

一連參觀了好幾間工廠：船廠、油漆廠、自來水廠、貨櫃廠、製氣廠、乙炔廠等，每次的程序都差不多是這樣：乘車抵廠，下車環視一切，包括廠房、設備、工作環境，然後和有關廠方代表交談，他們介紹廠內的生產方式、營業額、利潤、市場、工人等，如有機會，便和一些工人交談，匆匆記下資料，攝影，然後離去。這一切都是必須的，沒有觀察，資料和交流，又從何去了解呢？如果只去一、兩間工廠，又怎能證實這工廠的狀況是一個普遍的現象呢？唉……又要起程了！

雖然沒有進入碧濠苑參觀，看見外面的建築便可想像到內裏的裝修及豪華舒適程度必可比美香港的高尚住宅或別墅。它不是背山，卻面海，雖然是人工化的海岸，聽說購買者多是香港人，而且很「搶手」。對於當地的工人來說，相信這些豪華住宅很容易會成為他們妒羨的對象或者是工作的目標。

站在微波樓的小丘上，可以一覽蛇口全景，大家的手和口忙着：「這是工業區，那是住宅、宿舍，這裏是填海的，碼頭就在那裏，看清楚這裏的地勢嗎？」

在高處看——一切都很微小，一切都很靜止！

車子繞出工業區，走出像籠的鐵絲網，我們便進了另一個世界似的蛇口舊鎮，一個十足香港五、六十年代的漁村，又舊又矮的建築物和狹窄的街道。「兒童、鷄、鵝、小販、垃圾、街市、落後，感覺特別」如果我在這裏做心理測驗，相信這些是我會講出來的東西無疑。

十二個人坐在「沙發」上喝茶，看深圳區介紹的錄影帶，這就是我們的座談會了，不過總比聽那位西裝畢挺但「有料到」的代表介紹好了，由於這片集是國語旁白，難怪有同學睡着了。後來我們和一位未來的蛇口醫院院長交談，雖然這位院長很清楚香港的狀況，但是卻沒有工人健康教育職業、醫療、工業安全

的觀念，誤會了香港市民全都是付幾十元看私家醫生的，這些無可否認是概念及經驗的問題。也是要改進的地方。

四十五分鐘的車程送了我們到深圳市，晚上的深圳市是一個多姿多采的世界，那邊天整面的通紅告訴了我們它是如何接近香港，深圳市人民的「夜生活」進一步告訴了我們他們是如何的香港化。電子遊戲機、名牌的魅力真已散發開去，眼見街道上有香港的舊小巴、的士，甚至垃圾箱，（相信深圳需要更多的垃圾箱），耳聞香港的流行曲，鄧麗君、葉振棠的歌聲，特別的只是那些久別的，懂得追着人同時又放出五顏六色的烟花；以及牆上貼着一連串推行××運動的大字報和海報。

行人稀少的街道只有幽暗的街燈和疏落的車燈，所以行了很久我們才發覺走錯了路，原來我們在走向蛇口去，回到旅館的時候，大家都很累。

床上、櫃面都是吃剩的花生、紙屑，很多食物都被咬爛了，嘿！甚至連帆布的旅行袋也咬穿！老鼠！可惡的老鼠！

發現老鼠的踪跡減低了我們的睡意，但亦沖淡了討論的氣氛，我們邊吃邊講，半睡半醒，終於有同學睡着了……

深圳的早晨真的「早」，我們參觀了一間規模頗大的人民診所，所說的中西醫結合，只是在一診所內，你可以看中醫或西醫，或兩者，這裏很整潔，但是簡陋，醫生可以「深入民間」，覺得他們一點「機械感」也沒有。

我覺得西瀝水庫只是一「自捧的人工化天堂」，那些五顏六色的旗幟、標誌，溜冰、茶座，不禁令我想起荔園，如果你抱着去荔園玩玩的心情來這裏，你會覺得不外如是，如果你抱着遊風景區的期望，相信你會失望。

一點點的接觸，一滴滴的感受，我總感覺自己只是深圳一切的「旁觀者」。

Zantac



evolutionary advance
in the treatment of peptic ulcer and
other acid-aggravated disorders

Zantac is the new histamine H₂-antagonist from Glaxo, developed to add important benefits to the treatment of acid peptic disease.

Highly effective

Zantac's molecular structure confers important advantages in terms of specificity and duration of action.

Primarily however, Zantac promotes rapid, effective ulcer healing with sustained pain relief, both day and night.

Simple dosage regimens

Zantac was specially developed for B.D. dosage. The recommended treatment course for duodenal ulcer and benign gastric ulcer, is one 150 mg tablet twice daily for four weeks.

For extended maintenance therapy, the dosage is just one tablet taken nightly.

In the management of reflux oesophagitis, one tablet twice daily, for up to eight weeks, is recommended.

Highly specific action

Due to its innovative molecular structure, Zantac does not cause problems with endocrine or gonadal function, or adverse effects on the central nervous system—even in elderly patients.

Similarly, as Zantac does not interfere with liver enzyme function, there are no unwanted effects on the metabolism of drugs such as diazepam and warfarin which may be prescribed concomitantly.

Zantac Injection ampoules are also available, containing 50 mg ranitidine in 5 ml for intravenous injection or infusion, for use in acute cases where oral therapy is inappropriate.

Glaxo

Zantac

RANITIDINE

歐美旅遊自助餐

三五知己、結伴同遊、自由自在、樂在其中

「旅遊自助餐」是一個全新概念，使旅行者熟識一切需要安排的事項，而按照自己的興趣及經濟能力自編行程，自選旅遊項目。時間可以靈活調動而價錢則豐儉由人。

stb 學聯 旅遊部
Hong Kong Student Travel Bureau

1982
Thursday
選擇：1. 歐洲火車漫遊証
英國火車漫遊証
2. Top Deck Travel
歐美巴士旅行團
3. 美加豪華巴士飛車証
4. 美加住宿券

基本項目：1. 倫敦交通套票
2. 並倫敦海峽汽船
3. 旅行保險
4. 倫敦住宿

香港(7天) — 倫敦
巴黎(3晚) — 羅馬
Barcelona (1晚) — 馬尼拉
蘇黎世(2晚) — 蘇黎世

4. 倫敦住宿

HS
1515
Vienna

• 香港德輔道中130-132號大生銀行大廈九樓(國際大廈對面) 電話：5-414841
• 九龍星光行1020室 電話：3-694847, 3-7213269

地獄・天堂

駱元手記

全港（或者說全東南亞）最大的伊利沙白醫院，病房之多，不在話下。可是，值得一提的，不外乎在頂兩層的私家病房，和在地下更下一層的拘留病房而已。醫院原設計者匠心獨運，把兩組病房，分別放在最高和最低的地方，如是者，一個接近天堂，一個接近地獄，不知是不是有意為命運作一個寫照。

拘留病房內裏的間隔，和其他病房倒算大同小異：病房分幾隔，最裏面的住男病人，這幾隔都有粗鐵條間着，有各自的鐵閘開關。較外的住女病人，鐵閘就沒有了。大概我們的女同胞，沒幾個孔武有力的，所以防備也次一層。因為是拘留病房，窗上都加上密密的鐵網，窗玻璃上，貼着一層塵垢，再加外面圍牆一堵，帶給了病房陰暗的特色。隔着兩重鐵門，和外面世界對比。

而私家病房，單單天花板上光管，已經比拘留房亮一倍有多。加上光鮮粉白的牆壁，日日不同的花香，都可以叫人精神一振，盡掃倦容。一間間獨立的病房，住一至四人不等，永遠沒有帆布牀，永遠的整潔，根本就與醫院的其他部份不配。

然而，奇怪的是，我們好幾個實習中的同學，都寧可不在私家病房工作。在我來說，某程度上是因為對「私家」兩字的反感。伊利沙白醫院一天收數百病人，多屬中下階層，有錢的早到「私家」醫院去了。不過，卻經常有誤闖進來的。做外科的時候，就碰過好些外傷病人，剛從急症室收上病房，還未站定，已經喊着上來只為看一看X光照片而已，不要留醫，要走，要轉「私家」醫院，根本沒有把病房的工作人員，放在眼內。現在做內科，又碰過幾個病人，告訴他患了重症，如心臟病，不宜活動，要完全臥床休息，他就不理，一句

「不喜歡這裏」，說走就走。有的更連「不遵從醫生勸告自行出院」的證明書也拒絕簽署。好好一個政府醫療服務，呼之則來，揮之則去。我忙得要命也不用說，還要給人家當作玩偶。久而久之，也對「私家」兩字，起了一重抗拒。

到底我們和私家病房的病人，接觸有限。不同在大病房，整天呆着，即使是由一到一百個病人，都大概記得他們的病况。所以，實際上，不喜歡私家病房，不由病人引起；卻多少和「姑娘」有關。以前有一位病人，怕晚上睡不着，一早告訴護士，於是就有人由早上開始傳呼我，直到晚上，凡三四次，又要求我預先開一點安眠藥。我煩不堪言，但那先生，十一時還在看電視，午夜已鼾聲大作了。又一次，一位同僚在大病房收急症，做急救，正應接不暇，上面私家病房也收了一位病人，當值護士長竟然三申五令，要該同僚「立刻」先看私家病房的病人，好不厲害。這事後來鬧大了，且不說下去。大概從歷史到現實生活中，多的是宦官、師爺、「亞齊」等角色。這麼一來，私家病房倒真夠霸氣了。

相對起來，反而在拘留病房工作從容。這裏的病人，不全是刑事犯。道友儘管不少，但也有不少越南難民，和患急性精神病在大病房照顧不來的。後者何罪，放到「監獄」之中，到底逼不得已。又何況天下冤獄多的是。所以，每次到這陰暗的病房，我戰戰兢兢，不敢怠慢，唯恐自己的偏見，誤了別人，就不好了。

但丁歲神亞，把古代的栢拉圖，亞里士多德都放到地獄中去。「天堂有路偏不走，地獄無門闖進來」，得與先賢同列，那又何妨，那又何妨。

*** **

軌

孤舟

李宏基醫生離開醫院往中環開診所去了。三年高級醫官的名望替他帶來了不少顧客。私家醫生的工作總算沒有醫院的那麼繁重，除了初時的三數個月之外，收入也不比在醫院的時候少，但現在自己是老板，一切也自由得多。不過原本是婦產科醫生的他，現在還要兼顧小兒、內、外等全科了。相信現在或曾經在贊育醫院的同學會埋怨要半夜三更起床接生，但現在李醫生也是同一命運，有時就是正在和太太親熱的時候，傳呼機也會隨時隨地響起來，有點錢的太太不論是葱頭蒜皮的事也要找他，但也沒法子，開業不過半年，總不能得失他們吧。

中學時代的李宏基就立志習醫，當時還說：「我是會離開醫院的。貧苦的病人多的是，而且離開醫院之後，便沒有機會接觸新的科技了。」九年前，剛剛醫科畢業時，他還是這樣想。他原本想修習內科，但他在門診部呆坐了一年多，音訊渺然，如果不是他「機警」，他還不知要在門診部坐多久呢！

門診部並不怎樣可怕。朝九晚五後，餘下的時間倒也清閒。開初時，他小心翼翼地診症，因為他不懂的實在太多了，什麼濕、熱、涼、散等等，他始終弄不清楚，就是什麼皮膚、眼、鼻等病，也一概不通。醫學院也沒有教他如何醫治肚痛，荷和嘔等。只能看三分鐘的，卻花了十多分鐘，護士經常怨聲四起，而病人也不願意拿着他的等號。當然也有些爽快的病人：「上次陳醫生給我那黃色的藥水，我喝了兩次就好了，我不要你這種紅色的，王醫生也開過了，我一出門便把它扔掉了。」

有一次，一位廿來歲的婦人咳了十多天，李醫生便叫她解開衣服。「怎樣，我是來看咳的呀！為什麼要除衫？」「香港市民的知識很低。」這是名句，但各位又奈之何。

為了堅持原則——要當醫院醫生——又想快點離開門診部，於是他放棄了內科的念頭，加入了剛剛有空缺的婦產科。

婦產是另一個世界，「可以臨盤」的產婦一律在上午九時開始用藥物「催生」，到下午五時還不能生產時，一律剖腹取子。為什麼？因為晚上手術室和產房的人手不足，不能應付生產的工作。所以李醫生很少在晚上起床接生，當然「意外」是少不免的。

婦科是最沒有滿足感的了。三十多個求診者，通常也有十二、三名是來「合法」墮胎的！她們有不少還是中學生呢？有時，她們還會威脅說：「你不做，我找了外面的人做，他日還要你埋尾。」原來有些黑市醫生竟然胡亂地替她們做手術，待她們下體流血之後，就叫她們往急症室求醫。婦科的手術，一朝做十來個「清理」手術，也是平常的事了，輪到閣下當值的時候，想不做也要做了。「出來之後，最低限度，我可以自己決定做或不做吧！」

李醫生以前也是一個有理想的人。他的時代正值學運的開始。他也曾拋開了一切，熱烈地參加討論、示威，他也是一些活動的領袖。這些日子，他到現在也是口沫橫飛。雖然，現在晚上被傳呼機吵醒，也會咒罵兩句，但生活卻是優哉悠哉的。他很滿意。

雖然愜意的事情有很多，深造的前景也不大美好，但醫生的生活始終是寫意的。以前或現在都有不少人在搖旗吶喊，指責制度及社會的不是，但他們卻又做到了些什麼？童話一樣的味道：「××是由我們始創的。」但市民卻得到了些什麼？以前的沒有改好，現在的又如何？前車之轍，你又能否越軌？

「雲，妳哭了！」

雲哭了。
記得那個晚上送你回家，在樓梯上你竟哭起來，伏在我的肩膀上細聲的啜泣嗚咽，淚水沾濕了我肩上的衣襟——只是為了一個可憐的女孩子。
你告訴我：小時候隨着妳母親到街上時常碰見一個四處遊蕩的女孩子，穿着個大的男人衣服，腳上踏着破爛的皮鞋，臉上髒兮兮的，還把頭髮剪得短短的——為的害怕被人家欺負，妳母親還對妳說：她是一個很可憐的孩子，她的媽媽不要她了。
說着說着，你就哭起來了，淚水如泉的從妳明亮的眼眸中湧出，流過妳的臉龐，也灑濕我的衣服。妳說每一回想起這女孩子，你就忍不住哭起來了。

夜風中我靜默的擁着妳，讓妳在我懷中盡情的飲泣。妳的淚竟然感動了我。

雲，妳可是憶起已離妳而去的母親？抑或是為了那可憐的陌生女孩子而神傷下淚？我細細的端詳妳——臉龐上淚痕未乾，心情的激盪卻教妳小巧的櫻唇尚微顫，那雙淚影盈盈的眼睛在半掩的睫毛下更顯明麗，還有眼睫毛上猶自

滾動的淚珠，使妳看來更美更可愛了。這是一種發自內心的美啊！

雲，妳從沒有在我面前掉過淚。妳說妳是經過許多困難和磨練才長成為今天的妳，這愈發使妳的眼淚來得珍貴。

雲，妳沒有為我而落過淚（妳可曾在背後為我哭泣過嗎？），但妳卻因一個陌生女孩而淚淚，卻教我深深的感動了。

雲，我為了妳的眼淚而驕傲哩。妳流淚並不因為妳懦弱，而是為了別人的苦難，這是流露着人性的最高表現，每一顆淚珠都如珍珠般貴重。

懂得愛的人才懂得去流淚，懂得去為他人而流淚。雲，我多麼慶幸妳是個有血有淚的人。

雲，請妳好好的保守着這份高貴的情操吧！不要像許多人一樣，用自私與慾望去埋葬自己的感情，他們是不再懂得流淚的可憐虫。雲，記得我和妳說過的一句嗎？「甚麼是智慧？甚麼是財富？人若喪失了感情他將一無所有。」

雲，妳想哭的時候便盡情的去哭吧！我會永遠的擁抱着妳。

妳的斗

我之一生

雲

願敬愛人之心目深，願尋求生命之去流如孩童跳躍草坡上，對偉大事蹟深思，如矗立崖岸，並對之，這就是我之一生；願連連與理如眸子望光明，自日出至日落願事事細心盡力，以永不折一蘆葦，預備我心以至成全，這就是我之一生。

我見到一個可憐的婦人

雲

醫院內，病人多，醫生少，護理人員更少，人手少，工作多，精神壓力更重。

例行工作多，做個沒了完，輕松睡眼望天紅，做！做！做！做個沒了完，通宵之後又一天。

那邊廂，病牀上，老婦暗自飲孤淚，既不怨天，也不尤人，原來已不會怨天尤人，悲自心中滋，淚注面頰流，淚滿衣襟，不理人，不罵人，但亦沒有人理她；

老婦啊，您為何流淚，您為何流淚啊？

您知道嗎？這裏沒有人懂得您的悲哀，這裏的人祇知道有疾苦。

這裏什麼專科都有，就是沒有親情病醫生，您流淚固然悲哀，但沒有人聽得懂您的哭聲卻更悲哀！

難道您為您的兒女不理您而哀？
或者您為自己的病而哀？

難道您已看透人生意義不外是個死胡同而哀？
抑或您自己也不知為何什麼，但卻是哀從中來，令您悲不自勝？

老婦啊，流下您的眼淚吧，這裏的人祇會醫您的疾病，但眼淚卻會慰藉您的創傷，

老婦啊，流下您的眼淚吧，因為這裏的人需要親情病醫生。

旁邊的老婦懂得事理，說：

「婆婆，別哭了，快吃飯吧。」

對面的白髮稀稀的老婦更明世故，說：「快吃吧，婆子，快完了。」

THE BOAT GALA PREMIERE '82

Medical Society
HKUSU

'The Boat', with a production cost of \$13 million, is the most expensive, elaborate and ambitious film in German film history.

The director, Wolfgang Peterson, spent three years writing and directing the film which is adapted from an autobiographical novel by Lothar-Gunther Buchheim, a war correspondent on board of the U-boat.

'The Boat' follows the perils of a German submarine and its crew of 43 men going on a virtually suicidal mission in the later phase of World War II. It is unique in paying light scrutiny to individual crew members but in depicting the boat as the most interesting and compelling character itself.

The story begins with a drunken-revelry scene when the crew were ashore in La Rochelle for the last night. Quickly enough, the film brings the audience to the submarine where the aura makes a sharp turn - oppressive, claustrophobic and filthy. The Boat then suffered from air attacks by enemy destroyers, rocked by depth charges and springing leaks; the whole situation eventually changed the young idealists on board into tired old men at the end of its journey.

Essentially the director has never allowed the excitement to make war to appear exciting in itself. 'The Boat', on the contrary, is most bitterly anti-Nazi and anti-war. As Peterson has stressed, "this isn't an intellectual movie, but a movie about people made for people." His aim of making us know how horrible and cruel war is, nevertheless, has been presented unimpededly in the film.

It seeming to be an old-fashioned adventure film, 'The Boat' is nonetheless gripping, tension-filled, fast-paced and action-packed.

at the Lee Theatre

21st July 1982 9:30p.m.

tickets available at Medical Society Office

HK\$500 200 100 50

12(student)



啓思房

醫學生、大學生

驟眼看去，醫學生和大學生還不是一樣嗎？但是要你細心想一想，兩者卻又不盡相同。可以說醫學生是特殊的大學生，這個「特殊」並不意味著醫學生在各方面都比其他的大學同學優越，相反地醫科同學在某些方面都是比較缺乏的。從本期專題裏，讀者不難找到一點概念，我們也不用在此重覆。

就以醫學生而言，我們也確實要面對某些矛盾。由於我們現在所學的到將來是要致用於病人身上，正是「醫生人」是它，「醫死人」的也是它，所以對學術上的要求是不可怠慢的。另一方面緊迫的課程又支配著同學的時間，形成同學對課外活動的熱誠減低，阻礙了同學在學術方面以外的全面發展。更由於地理分隔的原因，醫學院和大學本部往往失去聯繫，自成一「小王國」。各位同學，我們切不可呆在這個國度中自滿，因為井外還有更大的視野，更廣闊的空間。我們要關心整個大學，更進一步的我們要走進社會裏。讓我們努力裝備自己，積極爭取做一個全面的大學生，為將來要面對的病人和社會作好準備。

課外活動

看過外務工作小組的報告，我們不禁要說醫學會的工作狀況，醫學會的結構毫無疑問是比較以前龐大複雜了，不常備委員會的數目比以前多了。單是評議會的一次普通會議，議程也有十八項之多。但是走出來推動這些活動的同學卻不見比以前多，來來去去的也只是「那一羣」。更可悲的是，這些活動並不是一定有同學參與，甚至理會，就好像「神州掠影」的深圳團匯報，不就是「空等待」，臨時因為沒有同學駕到，所以取消了。但當日的STUDENT LOUNGE卻有不少醫學生半臥半坐地高談闊論，不著邊際，不時高聲鼻叫，不時笑得彎腰屈膝。這豈不是最佳的課餘活動?!你們又何必「費神」為我們週詳呢？

究竟這個現象是否長久以來的問題？辦事的同學又有沒有考慮到同學方面的反應，又有沒有盡了最大的努力推動呢？同學方面，你們有沒有充份地利用他們為同學提供的服務？這些問題，大家不妨深切地想一想。

最後，希望醫科的同學能盡快填好學苑這一期問卷，對我們作出支持。

八二年啓思編委會名單

名譽顧問：楊紫芝教授

總編輯：張寶賢

副編輯：莫鎮安 梁展雲

執行編輯：鍾子光 郭和熹

吳炳榮 徐炳添

常務秘書：吳鴻裕

財務秘書：陳長華

總務：梁就茂

美術設計：許家驊 麥耀光

攝影：梁展雲

去屆代表：孫偉浩

編委：陳惠娟 林禮根

袁兆燦 袁淑芬

陳志偉 陳世賢

李芝蘭 岑鳳廷

蕭建榮 黃美玲

鳴謝：葛蘭素香港集團